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①
主編 張曼濤

西藏佛教

(一) 歷史

(西藏佛教專集之二)

大業文化出版社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⑦
主編 張曼濤

西藏佛教(二)——歷史

(西藏佛教專集之二)

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



現代佛敎學術叢刊 76
第八輯 六

西藏佛敎(二)——歷史

(西藏佛敎專集之二)

全書(壹百冊)定價：新臺幣三萬六千元

主編：張曼濤

編輯者：現代佛敎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

督印：現代佛敎學術叢刊督印委員會

發行人：張曼濤

出版者：大乘法文化出版社

地址：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

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

電話：七一一六八三五

郵政劃撥：臺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

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缺頁、污損及裝打錯誤者，請寄回掉換。

編輯旨趣

一、研究西藏佛教，一如研究印度佛教，或其他國家佛教一樣，歷史是最重要的一環。不透過歷史，就無法了解西藏佛教是如何發展的，儘管西藏的語文，脫胎於印度，但佛教傳入西藏，並非如語文一樣，是那麽準梵文似的，保持最少的變化。西藏原有的土俗信仰——薩滿教，和風俗、習慣，都曾經對外來的佛教，有過極大的影響，使得印度佛教在西藏起了極大的變化，此一變化不僅使印度佛教變形，甚至變質。同時，當印度佛教傳入西藏的時候，又正是印度佛教本身起著最大的變化的時候，它本身就被婆羅門的摻入，起了質與形的變遷，傳入西藏，又加上新的一層塗染，當然所剩的真實面目，已經實在不多了。但佛教經典的傳譯，終又挽回了佛教的基本精神，加上宗喀巴再一度的改革，雖然不能復原原始佛教的面目，但也總算確立了超越土俗信仰的形態，也脫離了晚期摻入太多婆羅門教色彩的形態。有此二點，西藏佛教終於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西藏形態。此種種變化，不透過歷史，當然我們無法確

切地認識，就是認識也無法了解西藏佛教真正的精神所在。本書的目的，固然在一方面求取西藏佛教的歷史面目，同時也是在促進對我國，乃至其他國佛教演變的對照。認識西藏佛教的歷史，狹義的說，固是對整個佛教在人類歷史上演進的變化了解，事實上也是追求人類文化史和人類精神與宗教關連的血肉因素，作具體的應有的一門知識。因此本書的意義，並不僅是對佛教學者、佛教史學者或信者有益，亦是對整個研究歷史文化的學者有益。特別是從中印的中間文化，和從地理上的世界高原的觀點出發。

二、本書共收有關西藏佛教歷史者八篇，大致說來，每篇都有其獨到的敘述。特別是關於西藏佛教的初傳考述，和前後弘期的差別，值得讀者們提高注意。

西藏佛教(二)——歷史 目錄

佛教輸入西藏考	張達愚	一
西藏佛教源流考	懇 覺	一九
西藏古代佛教史提要	談延祚	三五
西藏佛教略史	李翌灼	六三
西藏歷代藏王及達賴班禪史要	劉家駒	一一一
西藏遠期政教史略	王仲厚	一二三
西藏佛教史	聖 殿	一三五
西藏前弘期佛教	法 尊	三一
西藏後弘期佛教	法 尊	三二九
西藏佛教的過去與現在	陳健夫	三五三

佛教輸入西藏考

張達愚

一、引論

佛教輸入西藏已有二千多年歷史，不但在宗教上佔有優勢，並在政治上握着全權。爰將印度佛教傳至藏土始末，略加系統考證敘述，以供參考。

民國紀元前二千八百多年，佛教始祖釋迦牟尼誕生於印度；他本是賽藏王的太子，因目擊世俗許多痛苦，遂立志超脫凡塵，捨位出家，入山修行，得道後便在恒河邊創設佛教。後來信徒日衆，佛教便盛行於印土。

釋迦佛寂滅後六百年，有高僧馬鳴倡大乘教，嗣後龍樹集大成，更源衍密宗。及至世親，已是博大精深，充其極量了。

其時傳承世親學說的，計有四家：（一）安慧，傳毗曇之學。（二）陳那，傳唯識因明之學。（三）德光，傳律學。（四）解脫軍，傳般若學。除了世親門下的學系外，還有直承龍樹的提

婆，別立一幟。提婆再傳至僧護，又分兩派：一爲佛護，一爲清辯。此外又有兼涉龍樹、無著兩家之學的寂天，也是自成一系的。

印土佛教，自世親以後，非但學系傳承日趨繁歧，就是當時的學風也逐漸丕變，門戶之見至深，對峙之局確立。譬如「中觀」與「瑜伽」兩家，對於龍樹「中論」的解釋，竟因「無自性」和「唯識」的立意不同，而推演及於一切，爭端迭起，久未寢息，並且中觀、瑜伽兩家之內，也是自相爭執，派別叢生。

到了「法稱」時候，印度佛學內因派別紛歧，外因異宗壓迫，終於勢力消散，領域日蹙，僅能流行於東西兩隅，然以當時政治情形的特殊，雖處偏安之局，可是爲時極久，並且別開生面。因爲這時代正是崇信佛法歷世不替的波羅王朝時代，綜計波羅王朝十八世之中，最竭誠護法的凡七世，此七世中尤以達摩波羅王時爲盛，佛學密乘之興，就在那時期。

佛教雖有波羅王朝的熱烈維護，還是不能倖免其厄運。它在波羅王朝時，扼守殘局有五百年。這期間備受異教的侵逼，尤以受回教的影響爲最甚。當波羅王朝的初期，摩訶末將軍始佔信度；到了王朝中世，回教徒已佔領高附，並且在那裏奠都，於是侵蝕五河進犯內地，前後不下十餘次；到了斯那王時，回教勢力已伸入東印各地，因此印土的佛教，日益破碎，時在十二世紀末葉。

佛教在印度，既經不起異教的狂風暴雨，勢不得不另行他徙，別謀生路了。所以，當回教徒漸達東印各地的時候，一班佛門大師，相率歷尼泊爾及迦濕彌羅等地，而逃亡西藏；嗣後異教徒進逼愈甚，而佛教僧徒的北徙，也就愈多了。

因此，我們知道西藏的佛教，雖是來自印度，但印度佛教所以入藏，那純係受異教的壓迫的緣故。

一一、西藏佛學的興衰期

西藏在佛教尚未傳入前，本有一種班布教流行，或稱黑教與棒教；專以禁咒役神來祈禱禍福，跡近幻術，與佛教大異；但人民信仰已久，所以佛教初入藏土，障礙很多。自印度王子仰陀誓布來主藏地，便與班布教時起衝突，直至藏王第結時，纔將班布教全行驅逐，現在藏土已是絕跡，僅西康三十九族的噶魯地方，還存在着；這是佛教戰勝黑教的時期。

到西藏第三十世松贊干布即位後（即唐書中的棄宗弄讚，相傳王係觀音大士轉生，頭頂上生有無量光佛），修明政治，拓展版圖，先娶尼泊爾王女白利司布公主，復於唐貞觀十五年，尚唐宗室女文成公主。這兩位公主都是篤信佛教的。文成公主到西藏時，除了中國的四書五經外，還帶了不少的佛像和經卷。松王大受她的感化，廣修廟宇，大弘佛法。那時西藏還沒有文字，所以特派大臣吞米桑

布札（吞米是種族名，桑布札是他的名字，也有譯作端美三善提的）等十七人，赴印度迦濕彌羅地方，學習梵文；數年後返藏，仿梵文而造藏字，以及拼音綴句的法則，並且彙譯寶雲、寶篋諸經。（現在藏文佛經，極爲完備，與華文、巴利文，同爲現世寶藏佛的三種重要文字）這時佛教在西藏，較前進步多了。

及至藏王恥松迭贊時，朝臣中信佛闢佛的爭辯很厲害，而王則力排異議，竭誠弘法，先從印度聘請阿難陀等入藏，復派遣巴沙南到尼泊爾去訪求名宿，却巧遇到了一位頂有名氣的大師寂護，因而聘他入藏。這時藏土佛法初行，舊有的神道信仰，不無阻礙，弘化不易奏效。於是寂護請於藏王，由烏仗那聘請蓮華生（此名由藏文意譯，音譯爲白瑪君奈）入藏弘法。蓮華生和他的弟子二十五人，一同入藏，用密乘咒法，去摧伏異道；他的護持佛法功勞，實在很大。寂護曾住藏十五年，仿印土歐丹富多梨寺的方式，在拉薩郊外建三姆耶寺，又曾派遣藏土英俊子弟七人，到印度學法，西藏佛學基礎，這時可算是真正確立了。

到了藏王俺答恥徠巴瞻時，感覺從前所譯的經典不甚完美，特敦請印度學者勝友、戒帝覺等以及藏土寶護、智軍諸人，釐正譯語，廣翻經典，以補歷代譯經的缺憾。並且將當時釐正的名詞，彙成專書；後世著稱的「大辭彙」以及「略釋聲明總義」等書，都是那個時代的產物。這是佛學在西藏的隆盛時期。

在這佛學欣欣向榮之際，誰也料想不到便是暗種毀佛的孽因。原來恥徠巴瞻王熱心弘法時，

只知養僧，人民苦於重稅，生計日窘，因而移恨於佛法；當一班信佛大臣逝世之後，羣起阻撓，耽徠巴瞻王也就因此抑鬱而死。及王弟朗達瑪嗣位後，大肆毀佛，禁翻經典，焚燒寺院，毀經像，殺沙門，耽松迭誓王百年以來的保育，和耽徠巴瞻王念載的盛業，均被毀於一旦，真是悽慘極了！這是藏土佛學總崩潰的時期。

其時有幾個高僧，逃到今之青海西康等處，事後各人相率返藏，力謀恢復佛法的舊觀，可是當時困難頗多，加以各派秉持殊異，不易恢復。後有藏土額利王智光，熱誠護法，先遣寶賢等赴印修學，又從東印聘請大德法護及其弟子等，廣事譯訂，補出密乘中未曾翻譯之經典很多。一時密乘復興，且較從前進步。因此密乘中判分新舊，耽徠巴瞻王以前所譯之經典叫「前傳」，又叫「舊宗」；朗達瑪毀法後所譯之經典叫「後傳」，又叫「新宗」。後傳佛學內最重要的，要算是智光和菩提光先後禮聘的阿提沙入藏弘法了。阿提沙是東印奔迦布人，精通顯密，名望卓著，他曾西藏的額利地方駐錫了三年，又在尼塘九年，衛藏九年，巡化各方，當時皈依他的很多；因此，能夠挽救頹風，樹立新範，使得藏土佛學，重現光明。這是佛學在西藏的復興時期。

三、紅黃兩教的源流

西藏佛學自阿提沙銳意整頓後，一時教派很多，像寧瑪、噶丹巴、噶覺巴、薩嘉、角昂巴等

，都是那時嶄露頭角的（註一）。

到了宗喀巴（這原是他的誕生地，後人爲尊敬他起見，因以地名名之，至於他本來的名字，則叫羅桑札巴）改革佛教後，這些教派，便叫做舊教；因他們的袈裟，大都用紅色，故又通稱紅派。宗喀巴所創的新教，叫做格魯，含有「善行」的意思；同時他們的袈裟、禮帽都用黃色，故又通稱黃教。

紅黃兩教的名詞，係發生在宗喀巴改革佛教以後。現在把宗喀巴改革佛教的動機，以及始末情形，約略陳述。

西藏佛教自阿提沙整頓後，生出許多教派，可是在當時最佔勢力的，要算寧瑪和薩嘉兩派了。

寧瑪派的祖師就是蓮華生，他是西藏佛教舊派中的最初一派，也就是前傳密乘之學相承未改的一派。這派的修學要領，可分爲九乘：（一）應身佛釋迦所說的：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。（二）報身佛金剛薩埵所說的密乘外道：作、修、瑜伽三乘。（三）法身佛普賢所說的密乘內道：大瑜伽、無比瑜伽、無上瑜伽三乘。這九乘內又以無上瑜伽中的喜金剛法爲最究竟，但因行持從俗，不守律儀，教徒有出家剃髮而爲僧的，也有就在家中留髮，並且還娶妻的。到了後來更愈攪愈糟，所以黃教一興，他的勢力日趨衰落了，現在僅有西康的北部還盛行着。

薩嘉派是藏土王族衰曲爵保創始的。衰曲曾從釋迦智學習顯密諸經典，後來便在藏州西百餘

里的薩嘉，建立寺院，聚徒講學，因此纔有薩嘉派的名稱。此派後來大受元朝的推崇，在元朝成吉思汗時，曾給薩嘉派二世恭嚨寧布的全權，叫他統治西藏，並且還請他開教於蒙古。到了第四世恭嚨堅贊，更能創立新說，闡揚佛法；其徒八思巴尤得元帝信任，曾入朝替元帝灌頂，元朝先後賜以冊印，封以國師等名號。後來返藏，統一久事紛爭的十三州，並悉舉以臣屬元朝，因此薩嘉派的勢力，便由中國西陲漸及於中國內地，更推及於北陲的蒙古了。但是他們的僧徒，因為得到元朝的優遇，後來便逐漸的狂妄，驕奢淫佚，無所不爲，專以吞刀吐火等邪術來欺騙世人，完全失去戒、定、慧的本旨（傳燈錄云：無憶名戒，無念名定，無妄名慧）。及至元朝末季，那更不成體統了。

明初，感覺到元朝縱容喇嘛的種種弊端，亟欲力加改革，以減削佛教的勢力。恰巧這時候，青海的西寧，出了一位佛教的「馬丁路德」宗喀巴。宗喀巴名叫羅桑札巴，幼小時便聰慧過人，年十四，在前藏薩嘉廟研習紅教，見當時各派都日趨腐化，（那時僅有噶丹派尚能守法，餘均濫用勢力，極敗不堪）因此立志改革，整頓教風，一洗從前的惡習，重訂教律，排斥幻術，袈裟等全用黃色，以示區別。他的改革要點，除了衣服不用紅色以及改正咒語外，又以紅教僧侶，爲的要傳授衣鉢，竟照常娶妻，以致弊端所至，不一而足，淫亂猥褻之事，時有所聞，影響佛教的前途很大，遂禁止娶妻，用「呼畢勒罕」（係蒙語譯音，藏語叫朱古，化身的意思；謂不昧本性，身死以後，寄胎轉生，仍承接其前

身的職位）的法子來傳授衣鉢。所以宗氏寂滅時，遺囑二大弟子凱珠、結操，世世轉生，闡揚佛法，拯救衆生。於是黃教大得社會人士的信仰，紅教勢力，從此一落千丈了。

四、達賴班禪的事跡

達賴、班禪，就是黃教祖宗喀巴的二大弟子凱珠、結操，世世轉生，互爲師長，一居前藏，一居後藏；是黃教中的二大骨幹，是西藏社會的中心人物。他們不僅在宗教上有很高的地位，就是在政治上也有莫大的權威；所以他們的世系和各世的事跡，有簡略考證的必要。

達賴第一世根登珠巴，明洪武二十五年生於後藏霞堆地方，年八十四歲在札什倫布寺圓寂。年十五受小戒於扭蕩大堪布禮巴嘉饒，年二十受大戒，親至前藏，經宗喀巴收爲弟子，授以經典，並兼主藏地，嗣後返後藏，創建札什倫布寺。

達賴第二世根登嘉錯，明成化十年在後藏札朗地方轉世，年六十七在賚布綳幹墊頗草寺內圓寂，嗣根登珠巴位統治札什倫布，後入拉薩當哲邦寺大喇嘛，兼理藏政；以第結管理兵刑等事，以呼圖克圖掌教化，並曾親纂宗喀巴佛及佛母讚頌。

達賴第三世瑣囊嘉錯，明嘉靖二十二年前藏堆壠地方轉世，年四十七在卡歐吐密地方對明神宗使者入定坐化。德行學問均極高超，青海河套諸蒙古率多嚮服，蒙古王俺答汗且曾親自入藏

，迎之於察布哈勒廟，大肆說法，是爲黃教入內蒙之始；後又從俺答汗言，通好於明。

達賴第四世雲丹嘉錯，明萬曆十七年在蒙古地方轉世，年二十八歲在色拉寺圓寂，係蒙古圖占隆汗之子，年十四入藏，從班禪受大戒；黃教流入外蒙古卽自此始。

達賴第五世羅桑嘉錯，明萬曆四十五年在西藏薩斯嘉達克博地方轉世，年六十二歲在布達拉寺圓寂。從第四世班禪羅桑瓊結出家受大戒；曾於清太宗崇德九年至京師，清帝賓之於太和殿，並爲建一西黃寺於北京，賜以冊印，授以封號。

達賴第六世倉央嘉錯，清康熙二十二年任捫地松度地方轉世，年二十五詔送京師，行至青海圓寂。係第巴桑結所立，於藏汗討誅桑結後。卽奏請廢桑結所立之達賴，故有詔送京師之事。

達賴第七世格桑嘉錯，清康熙四十七年在西康裏塘地方轉世，年五十在布達拉寺圓寂。中國駐兵西藏，此後不封汗王之爵，而以四噶倫分掌其職。

達賴第八世降巴嘉錯，清乾隆二十三年在後藏拖結熱拉岡地方轉世，年四十七歲在布達拉寺圓寂。乾隆四十九年賞以玉冊玉印；五十六年廓爾喀犯藏，中央命福康安等討平之，乘用兵之便，設金瓶於藏中大招寺，遇有轉世，則掣籤定之，以糾正過去呼畢勒罕之積弊。

達賴第九世隆多嘉錯，清嘉慶十年在康巴墊曲科地方轉世，年十一歲在布達拉寺圓寂。中央以其生卽聰慧過人，因指定之爲呼畢勒罕，並未入瓶掣籤。

達賴第十世楚珍嘉錯，清嘉慶二十一年在西康裏塘仲奪地方轉世，年二十二歲在布達拉寺圓寂。

達賴第十一世凱珠嘉錯，清道光十八年在噶達地方轉世，咸豐五年在布達拉寺圓寂，時年十八歲。

達賴第十二世稱賴嘉錯，清咸豐六年在沃卡壩卓地方轉世，光緒元年在布達拉寺圓寂，時年二十歲。尼泊爾與藏不睦，舉兵犯藏，藏兵不能勝，中央軍征服之，尼泊爾乞和罷兵，同治四年奉旨將上中下三瞻對地方賞給管理。

達賴第十三世土丹嘉錯，清光緒二年五月在達布甲擦營官屬下朗頓家轉世，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七日在布達拉寺圓寂，年五十八歲。初親俄仇英，光緒三十年英榮赫鵬遠征軍抵拉薩，達賴北走，事寢返藏。三十二年中央着手經營西康，三十四年藏軍內犯，宣統二年中央軍進藏，達賴逃亡印度，親英之念自此生。民國十三年又激走班禪，直至國民政府成立後，始復通音訊。可參閱拙著「英國覬覦西藏歷史觀」，署名「張雪帆」，載最近中華月報一卷三期。

班禪第一世凱珠，明洪武十八年生於後藏拉堆地方，正統三年圓寂，享年五十四歲。與達賴一世同至前藏，經宗喀巴收爲第二弟子。

班禪第二世瑣囊瓊札，明正統四年在後藏玩撒地方轉世，弘治十七年圓寂，享年六十六歲。

班禪三世恩薩巴，明弘治十八年在後藏答魁地方轉世，嘉靖四十五年圓寂，享年六十一歲。生即聰慧異常，能預知未來。

班禪第四世羅桑瓊結，明隆慶元年在拉甲爾地方轉世，清康熙元年圓寂，享年九十六歲。青海固始汗應第巴桑結之請，率兵入藏，戕藏巴汗，嗣後即以達賴居前藏，班禪居後藏，崇德七年遣使詣京師貢方物。

班禪第五世羅桑亦希，清康熙二年在接堆參地方轉世，乾隆二年圓寂，享年七十五歲。康熙五十二年議准，以其勤修釋教，敬謹納貢，授金冊金印，錫封班禪額爾德尼。

班禪第六世班玉亦希，清乾隆三年在向札喜策爾地方轉世，乾隆四十五年圓寂，享年四十三歲。乾隆四十五年來，北京政府賜以玉冊玉印，是年十一月患痘，因此圓寂於北京。

班禪第七世登必尼瑪，清乾隆四十六年在後藏地方轉世，咸豐三年圓寂，享年七十二歲。乾隆五十五年廓爾喀犯藏，大掠札倫布，清高宗命福康安討平之，嘉慶十五年換給金冊。

班禪第八世登必望脩，清咸豐四年在後藏地方轉世，光緒八年圓寂，享年二十九歲。

班禪第九世羅桑曲爭，清光緒九年在瓊科爾結地方轉世，現尚健在。光緒三十年英兵入藏，達賴北走，班禪兼管前藏事務；三十一年曾隨英皇太子遊印度；民國十三年來內地，二十三年任國民政府委員，後居寧夏宣化，不久前入青海。自達賴圓寂後，藏方屢派代表，請其回藏主持政